

山镇夜店

贾平凹 著

短篇卷

中短篇小说年编

山东人民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国家一级出版社

贾平凹

中短篇小说年编

短篇卷

山镇夜店

贾平凹 著
陈忠实 序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 短篇卷 山镇夜店 / 贾平凹著 .

-- 济南 : 山东人民出版社 , 2013.10

ISBN 978-7-209-07219-9

I . ①贾… II . ①贾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
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83698 号

责任编辑 : 王路 张静芳

封面设计 : 刘静

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 短篇卷·山镇夜店

贾平凹 著

山东出版集团

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 址 :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: 250001

网 址 : <http://www.sd-book.com.cn>

发行部 : (0531) 82098027 82098028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 16 开 (170mm × 240mm)

印 张 21.5

字 数 350 千字

版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

ISBN 978-7-209-07219-9

定 价 39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
■ 出版前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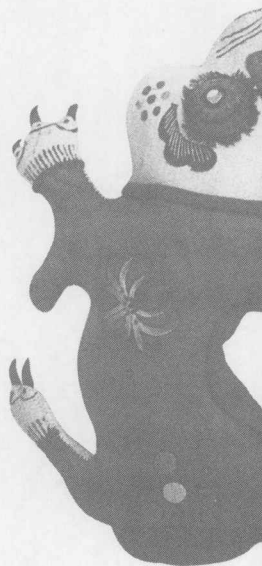
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文坛既善于长跑（长篇）又善于短跑（中短篇）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。贾平凹的中短篇小说写作语言朴拙，叙述耐心，故事温厚，细节里栖息着土地的芬芳和人性的美好。贾平凹最早便是通过中短篇小说创作来奠定其江湖地位的。

“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”收录作者1973年至2013年四十年的全部中短篇小说作品，其中分为短篇卷四卷，中篇卷六卷，时间跨度及篇目完整性超越以往其他任何版本的作品选集，是呈献给读者的一场既可速食又可细嚼的文学盛宴。作品集用“倒叙”的方式给读者以新颖的阅读体验，根据创作时间由后往前进行编录。从《倒流河》开始到《一双袜子》结束，岁月逆行往事追溯，喜怒哀乐不胜沧桑。



目 录

- 七巧儿 / 001
在姚村 / 019
亡 夫 / 027
提兜女 / 034
清 官 / 045
春 愁 / 060
月 夜 / 068
夏家老太 / 074
头 发 / 082
歌 恋 / 093
他和她的木耳 / 110
山镇夜店 / 123
年关夜景 / 130
成荫柳 / 140
玉女山的瀑布 / 144
拜 年 / 156
阿娇出浴 / 166
地 震 / 174
纺车声声 / 182





春 / 191

山镇晨话 / 195

月亮滩上 / 199

明日要上课 / 203

林 曲 / 209

夏夜“光棍楼” / 215

雪夜静悄悄 / 222

丈 夫 / 227

笛 韵 / 234

结 婚 / 241

报 到 / 246

癌 症 / 252

麦收时节 / 256

进 山 / 263

竹子和含羞草 / 271

牧羊人 / 281

花 儿 / 289

月 / 296

青枝绿叶 / 302

回 音 / 312

最后一幕 / 320

喝 酒 / 331

书 / 336

“你来了我真高兴，我男人下世后，这院子很空，我害怕得睡不着，想有一天，我怕也要去死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年轻的，万不可这么想，人生光景三分过，你以后日子还长哩。”

七巧儿

冬天的日子，我是住在七巧儿家里的。那时节，村里人都称我是“夏工作组”，其实我是去指导油菜试种的；七巧儿见我戴副眼镜的缘故吧，一直都叫我“夏老师”。她是个年轻的寡妇，头上虽然不戴孝了，但那鞋还是白布罩了头的。农活忙时，她一天三晌泡在地里，农闲下来，就坐在上屋的窗下做针线，要不，呆呆地想心事。我劝她到竹笆镇上去逛逛集儿什么的为好，她坐着不动，只是给我笑笑。日子久些了，才起发身子走上来，歪在我的厦子房里，说：

“夏老师，那书里有画儿吗？你整天抱着看！”

我拿过去，凑在面前横瞧竖瞧，说密密麻麻的，使她眼花哩。

“都怨我娘生我在大深山里，自幼没得认下字。”她说，“读书人也真够可怜，冷冷清清地守着这砖块似的书。你有男人吗？”

我说有，在桃花铺中学当教员，孩子也在那里念书。她很喜欢，说我男人一定很体面，孩子也一定用功，我该是有福的人。说罢了，却低下了头，拨弄起身旁火炉里的炭儿，说：

“你来了我真高兴，我男人下世后，这院子很空，我害怕得睡不着，想有一天，我怕也要去死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年轻的，万不可这么想，人生光景三分过，你以后日子还长哩。”

她夹起一块红炭来吹，眼泪却掉了下来，又不肯让我看见，侧了头盯着门外。那里是一块空落落的大青白石板，一只狗正站在上面，探头探脑的。她叫了一声，那狗跑进来，毛色纯黄，四腿儿短短的，卧在她的身边，尾巴一摇一摇抖娇。她取出一块馍喂了，说：

“亏这狗儿倒和我亲近，常常来帮我看看个门儿的。”

我说：

“你太寂寞了，喂个猫儿也好，比这狗干净，也可爱。”

她俯过身来，静静地看我，却动手拔下了我头上的一根白发，在火里烧了，说：

“我最怕见这白头发了。猫是喂不熟的，又偷吃嘴儿，狗对人才忠哩。”

我很是同情这小寡妇，想说些宽心话劝她，又寻不出个好句儿。于是，常常要她帮我做些事儿，让她忙着，没个工夫去悲伤；一有空，就陪着说些笑话逗她。她原来是极能干极会说趣的人儿，很快就厮混熟了。她开始有了笑声，眼睛活泛起来，有了彩光溢流；人物恢复得十分清楚了。

但是，我要她出去串串门儿什么的，她却不肯，说：

“我不比先前了，疯张会惹是非的。”

在这期间，队长常到这院子来。汉子长得挺帅，青青的胡楂儿，拿一双有水汽的眼睛看人。他先是到我住的厦子房里坐，说种油菜的事儿，一边便打开那面窗子，斜眼儿看那上屋。屋前的院墙根下，七巧儿正弯腰浇那一棵桐树桩楂，桐树伐了，是做了男人的棺板，她总说那桩楂会生出芽枝儿来，要长出一棵大树哩。太阳就从屋檐上的瓦槽里泻下来，照得脸儿很是白净。

队长说，这山里人落后，比不得川道人家接受新鲜东西热烈，要叫种油菜吗，都不大相信，大面积推广是有困难的。

“就像七巧儿一样，那么个娇脸儿，偏信孔老二，男人死了，还要守节！”

我说：

“什么事情都是开头难。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，他们不亲眼看到的，不切身感觉的，天大的好事也不会干。咱就先种块试验田吧，等丰收摆在面前了，不需要动员，积极性也会上来的。”

“这办法好啊。”队长说，“就像七巧儿，好会甘心这冷清？她是穷日子过惯了，还没尝到甜东西的甜味哩。傻姐儿，那树桩楂还能长出芽枝儿来？”

我厌烦他的心不在焉，说：

“队长，咱还是谈正经事吧。咱们就先成立个油菜试种小组，你提一下名单吧。”

队长点着了一支烟，提了大虎、三强、金琴等几个人，末了，头又偏向那窗外去，说：

“这是大事，我给咱把组长当下吧。七巧儿也可以参加嘛，要不，她待在这深院里，有些可惜了！瞧，她听见了，给我笑哩！”

我看见七巧儿浇完了水，直起腰来，拢了拢扑撒前来的头发，露出满月似的嫩脸，浅浅地笑，一边皱着嘴吹，那四腿儿短短的黄狗就卧在那篱笆下应声儿摇着尾巴。我笑了一声，说：

“哪里，她是逗那狗儿玩的。”

队长没有言语，恨恨地盯着那狗，立即给我一个难堪的笑。走出来，站在台阶上说：

“这是谁家的狗儿？”

七巧儿似乎没有听见，只是逗着狗笑。

“啊，这天有些热了，我该回去啦。”

我送他出了门，回来时，七巧儿把狗搂在怀里，让那长长的舌头舔她的手心。我说：

“七巧儿，你愿意参加我们油菜试种小组吗？”

她抬起头来，问：

“是吗？夏老师，我可恶过队长哩，他会要我吗？”

“是他提出来的。”

她似乎有些疑惑，眼睛眯眯地，过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：“只要有你在，我就敢参加哩！”

三

七巧儿参加了试种小组后，显得更活泼了，也越发出脱得漂亮。她力气单薄，但心眼儿极细，手又灵巧。翻地，数她的土疙瘩儿碎，耨畦，数她的地堰

儿端。那一身上下，却从不沾一星半点的泥水，每次上工走时，少不得用白粉刷那鞋头的白布。我笑她这么干净的，她只是笑笑。

这天，她从地里回来，没有打水洗手洗脸，也不去做饭，歪在捶布石上发呆了，末了，过来对我说：

“夏老师，我看我不能种油菜了，你让我退了这个组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有些莫名其妙了。

“我怕。”

“孩子气！怕什么呢？”

“怕……眼睛。”她说，就低下头去。

我笑了。

“真的，夏老师，”她突然说，“我几个晚上都睡不安稳了，我总害怕出什么事，一看见那眼睛，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哩！”

我想，一定是谁训责这弱小的寡妇女子了。

“谁对你耍态度了？”

“不是的。”

“那谁歧视你？”

她憋了好一阵儿，末了还是说：

“我们寡妇爱惹事吧，夏老师，还是我不去的好。”

我批评了她：年轻人，正是干事的时候，要有自信，即使别人说闲话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，有什么可怕的？她再没有言语，转身便进上屋做饭去了。

吃罢午饭，我倒在床上睡会儿午觉，一时却睡不着，想七巧儿这么小心处世，该是多么本分的女子啊！可惜男人早早死了，撇下她，往后的日子也够恹惶，要多体谅她些才是哩。这时候，我听见院门响了一下，有人一直走到上屋去，就听见七巧儿在说了话：

“队长吃过饭了？”

“吃了，你也吃了？”

“你坐……你家猪也喂了？”

“有我那丑鬼哩。”

“可真累了你孩子他娘！”

“她死才是哩，哪儿配得上我心疼？”

“你坐，我端木墩子你坐。”

“我来，瞧你那嫩手儿，别擦破了。”

一声开窗子的吱哑声。

“你干吗要开窗子？”

“我有些闷，你是来找夏老师吗？”

“……”

就听见七巧儿在喊我了：

“夏老师，队长来找你了！”

我走出来，队长赶忙走过来，哈哈一声，说：

“下午咱还是修那地堰吧。我是来叫七巧儿上工去。”

七巧儿就抄了一张锨，硬扯了我一块走。一路上，谁也没有说话，她一直看着天。几日来天一直阴着，这当儿头顶的云掀出一块亮窟窿，有隐隐的光射下来，接着，就裂开一道极白极白的云缝，红红的太阳就半露在那里了。走到村后，一丛苦楝树里，围着三间小屋，门锁着，门前树丫上，晾着一件衣服。她一直走过去，将那衣服取下，拉平了皱折，重新晾好。那只四腿儿短短的黄狗儿突然从屋后跳过来，偎着她叫。我说：

“谁在这儿住着？”

“闷葫芦！木头！死人！”

她说完，忍不住笑开来，一指头点在黄狗儿鼻子上，骂道：

“这几天，哪儿野去啦，为什么不去我那儿？”

我说，这么爱这狗的，她笑了，说她就可怜这小东西。

四

这天早上，七巧儿起来很早，我听见她在院子里哼一种什么调儿，出来看时，她不唱了，让我给她梳头。她头发很好，却是用卡子向后那么拢起来。我说这太老气，她听从了我，任我为她扎起两个小撮儿，末了，她照着镜子说：

“夏老师，你说我年轻了吗？”

“年轻十岁哩。”

“哎哟，我还真能年轻了哩！”

那只黄狗儿不知什么时候跑来了，她就抱住狗，高兴得揉它，拧它；说：

“夏老师，明年咱就可以大面积种油菜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只要今年试种成功了。”我说。

她高兴起来了：

“哎哟，那今年的试种就是关键的了！那为什么不让一个人参加呢？人家比起我来，十个八个都比得没了！”

“会种油菜？”

“倒不一定会种油菜。”她说，“但这人蛮会捣弄的，前几年就爱在种地上出些新花样，队长不拨试验田，他便在他家自留地里干，产量倒高得很哩。队长却批判人家，说是资本主义发家思想，把他贬去看山林了。唉，满肚子本事，就是不用你嘛！”

“他是谁？”我说，“住在哪儿？”

“他叫土地，解放那年分土地时生的，六岁上他爸他娘就死了，至今还是个独身。你想见吗？”

她就在黄狗儿头上按了一下，又在脊梁上捏了一把，说：

“喂，找土地去！”

那狗儿就在前边跳跃着跑了。

撵着狗，我们便顺村旁的那条沟河往里走，这河平日没水，下雨天就漫出流沙来，天长日久，河床就高高筑起来，已经高出河道两边人家的屋顶了。走进沟去，满山都是柏树，显得十分空静，听得见树林子里有女孩子的笑声，声儿很亮，有瓮的音韵。我问土地住在哪儿，她说，前面的苦楝树里的三间房子就是他的家，他白日却是住在前边山梁上的木架上。那木架高高的，似乎就浮在柏树的绿上。我要叫时，她捂了我的嘴，扯我从一片柏树林子里猫身钻了过去。

在木架下的地埂上，盘脚儿坐了一个人，穿着衬衣，抱了棉衣笨拙地缝一处破口。黄狗儿一个欢子跑过去，使劲摇着尾巴，然后朝着我们汪汪地叫起来了。

我现在才清楚了：这黄狗儿原来是这个黑汉子的了！

他看了看我们，立即站了起来，似乎要走过来，但身子摇了摇，又站住了。

“土地哥，夏老师找你来了！”

“找我？”他还是那么个表情，“找我干啥？”

我说：

“听七巧儿说，你种庄稼挺会出新点子，我们想让你去参加油菜试种小组哩。”

他看了七巧儿一眼，脸红了，就在口袋里摸出一根烟来吸，七巧儿说：

“啥时养的瞎毛病？”

他火点着了，火又燃灭了，那烟就在手里捏成了碎末，说：

“我不去，那是什么人待的地方，还有我的份？”

“什么人？”我问。

“有队长在，我就不参加！”

七巧儿说：

“你去，你要去，夏老师是好人，你一定要去！”

土地抬起头看看我，又看看七巧儿，头又垂下去说：

“那你们得给队长说清，让他来通知我吧。”

七巧儿就让我表态，我说可以，她高兴了，给我动动眉眼一笑，就蹴下去拿过那破棉衣来补。土地不让，她说：

“咱们换工吧，我还央你去种我家自留地哩！”

五

中午，我把吸收土地到试种组的事给队长说了，他看着我说：

“这是谁的主意？”

“我的。”我说。

“这怕不合适吧？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他以前犯过错误。”

“这些我都知道。”我说，“现在看来，那不是人家错了，而是批判错了。”

他不言语了，搔搔头发，说：

“这账就记在‘四人帮’身上吧！我完全拥护你的意见。可你得注意他，据我观察，他对七巧儿有图谋不轨哩。”

六

土地来了以后，立即就显露出了他的聪明，他极能钻研新技术，为了弄清一个问题，掌握一种要领，常常忘了吃饭。队长当我面讥笑他是呆子，我却喜欢他这种憨劲了。他似乎脸很薄，从不找七巧儿说话，有七巧儿在的场合，就悄悄退了。我也觉得奇怪，曾故意分配他俩去浇地，他始终坚持他一个人去，七巧儿也生气了：

“我拖累你了？”

“不是，我一个人蛮行的。”

“我偏要去！”

“好吧，你先回去，我一会儿来叫你。”

七巧儿回到家里，左等右等，等他来了，见是一头汗，说：

“你不用去了，刚才我已经浇完了。”

这土地哟！总是默默地干活，默默地学习，我有时逗趣他，他偶尔笑笑，也是苦涩涩地一闪。终有一天，我问起他为什么这么大了还不成个家？他看着我，闪个苦笑，说：

“这不是很好吗？”

又觉得不妥，补了一句：

“你看谁愿意嫁给我呢？”

我再问他，他才告诉我：早先，他找了东塬白露村一个姑娘，那姑娘长得不错，眼窝儿却太浅，嫌他没根没基的家贫，要了好多好多礼钱。他省吃俭用，总算凑合差不多了，喜日子就订在腊月初八。可是，就在腊月初一，队长召开了社员大会，把他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来割，批判了他两天，又贬到山里去。那姑娘闻到风声，心就变了……自那以后，人都知道他是犯过错误的，谁家姑娘也不肯登他的门了。他抱了天大的委屈没处诉，就灰灰心往肚里咽了……

“我守着这条狗儿过活，我倒还有我的乐哉哩！”

我可怜他的遭遇，问现在给他平反了没有？他说：

“平什么反？我找过他队长，人家说，账要记在‘四人帮’身上，同心同德地搞四化吧！”

我听得气愤起来，到什么时候了，这里还存在这些问题？！我说，我一定要把这情况反映给上边，要他不要悲观，对个人问题，还得抓紧办理。他给我笑笑，说：

“那也不是着急的事。眼下，你既然信得过我，我就要下决心干一场，他不给我平反，我自己给我平反，你就教我学技术吧。”

我答应了，要他每晚到我房子来学习。他说：

“我还是不去你那儿好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住在七巧儿家，她是寡妇人家……再说，队长会恨死我的。”

“那碍他什么事？”

他突然又上来了气，愤愤地说：

“以后你就知道了。”

七

这天晚上，我在灯下写材料，准备给公社反映一下土地的情况，琢磨起他白天说的话，觉得纳闷，又觉得他太憨实。正思想哩，有人在轻轻地敲门，声音极小，似乎是用一个指头在叩了两下。我拉开了门，却是土地。

“你不是不来吗？”我惊喜地叫了一声。

他赶忙拽了我一下，拿嘴努着上屋。我会意了，让他坐下，他说他来借几本书，就在我的桌上翻起来。正翻着，门儿一推，七巧儿走了进来，笑吟吟地靠在那里，说：

“土地哥来了！”

土地脸一红，口吃地说：

“你是狐狸，怎么知道我来了？”

“黄狗报的信。”

那黄狗儿就从七巧儿身后钻出来，蹲在那里，耳朵一耸一耸的。土地拍了狗儿一下，说是他要走了。

七巧儿就说：

“慌什么呢？我还求你办事哩，天这么黑了，井又离得远，你帮我和夏老

师挑几担水吧。”

土地为难了，说：

“明日来挑吧。”

七巧儿就说：

“哼，你三弟在世的时候，有人挑水，你却三天两头来帮他。他死了，你连门儿也不敢登？你走吧，明日我们吃干炒的，也不求乞你了！”

土地搓搓手，抬脚出门去挑水了。七巧儿终忍不住，冲着我噗地笑了，说：

“夏老师，瞧他就是这么憨的人！”

我说：

“他这人，是又可怜又可气。”

“这都是那队长坑害的。”

“可我看得出来，你的话他却是一句听一句的哩！”

她却不笑了，看着我说：

“你觉得我这寡妇有些越外了吗？”

“哪里，你要不是那样，又得让我操心你了！”

“是吗，是吗？”

她又咯咯地笑了起来，转身要寻勺儿，说水挑回来了，她要给那桐树植浇些：

“夏老师，那树桩植上的芽枝儿已经要发了哩！”

我看着这个小寡妇，突然说：

“七巧儿，我看你应该再结婚了哩！”

她回过头来，看着我，就跑出院子了，还笑着说：

“夏老师还真坏！是你要我这寡妇吗？”

八

早晨起来，七巧儿眼睛红肿胀的。我问她怎么啦，她说：

“我昨夜儿哭了。”

“哭了？”我吃了一惊，“睡觉前你不是挺高兴的吗，怎么就哭了？”

她说：

“我也说不上为什么就哭了。”

正说着，队长就进了院子，七巧儿立即噤了声，摸起了笤帚扫地，队长说：

“七巧儿，昨夜又没睡好？”

“睡得好！”

“瞧你咧眼睛！唉，真叫人替你可怜。”

“有啥可怜的？”

“要是别人，也就罢了，偏是你这般年纪的人……到了春天，夜就更长了。”

“你管得了这些！”

“我是队长嘛，什么事我能不管？”

“你就是不管你自己！”

七巧儿丢了笤帚，扭身就往上屋走，队长说：

“你别走，我还有好事要告诉你哩！”

就转身对我说：县上要在茶房镇召开科学种田现场会，让队上去两个代表，他想和七巧儿去。七巧儿说：

“让我也去？”

“高兴吧？你先回去收拾收拾，下午咱俩就上路。”队长说着，嘻嘻一声，脚腿儿颤颤地走了。

七巧儿说：

“夏老师，我可以去吗？”

我说，参观可是个好机会，能去就去吧。她闷不做声，过了一会儿，说：

“我心里怎么慌的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她看着我，眉毛那么挑挑，却说：

“那我就去吧！”

突然脸色又红红的了，捏着衣襟说：

“可我这一走，谁给你挑水呢？咱给土地说一声吧，让他帮着来挑，他是靠得住的，你说呢？”

她看着我笑，我再看她时，她却不敢看我了。我说：“好呀！”就陪她去